



藍屋子

繪圖／蔣依芳
文／蔡素芬

室外進來的光線明亮，伴著細微的車囂，這新裝潢完成的居所，位在路口進來的巷子，十四層大樓裡的第八層，窗前對街是一群低樓層的建築，再過去是公園，可以看到公園群樹梢的綠意，和馬路上延伸到視線遠方的高層建築。地面的聲浪與車影來到這裡像栽入土裡，徒剩一溜聲光的尾巴。稍可稱鬧中取靜。

正對陽臺落地窗的這片牆一片粉白，陽光灑進來，整個空間明亮中又顯得空盪盪的淒白，他知道需要一點裝飾，窗邊、牆邊、牆面，都需要一些藝品增加居住的氛圍。舊居搬來的小幅畫掛在廚房和臥室，客廳的這片大牆需要一幅大畫。昨天經過進口藝品行，他帶回來一只雕像燭臺，放在餐廳旁的書架上。總是這樣，只求偶遇不求刻意。有天他總會遇上一幅適合擺在主牆上的畫作。

新居離辦公室只有兩條街，走路可以解決上下班的交通問題。如果有寬裕的時間，從那兩條街之間繞到別的街去，商行林立，吃的用的，生活機能健全，他覺得自己像蝸居在這幾條街之間的宅男，除了出差，就完全生活在幾條街之間。假日的這天，他的桌上攤放的也是工作上的設計圖，在餐廳與客廳之間，是他的工作桌，像吧檯一樣的高度，坐在高腳椅上工作畫設計圖，有居高臨下的感覺，幫助他以為自己可以以較高的角度觀看事情。雖純粹像是一種心理作用，卻確實

讓他可以專心思考設計圖的完美性。不管畫在紙本上或電腦板繪畫，他所畫的 3D 立體空間圖都一絲不苟，他腦子裡充滿比例的規畫與空間感的想像。

做為一名空間規畫師，有時犯了一種過度透視的毛病，常常想像打穿一堵牆後空間可以變化成什麼樣子，對空間的高低也存在像對待感冒病毒般的敏感，凡是過矮的空間，他都想像打穿隔層的可能性。他搬了幾次家，這個新房子他看第一眼就滿意，腦子裡馬上動念，第一眼就透視阻隔的空間可以做什麼變化，規畫成為可以放鬆心情，坐在工作桌前就想工作的情境。

從工作的空間規畫設計公司下班，他彎到別的街道，邊散步邊找裝飾品，這街上有兩間畫廊，一間歐洲藝品行，畫廊的畫他早先看過，沒找到合意的，這天他走進藝品行，這是來了數次的商行，商品常常更新，不乏好貨，過去在這裡買過燈飾和大小雕像，供客戶裝飾空間。剛才從門外他望見牆上有幾幅畫。現在他站在這幾幅畫前，老闆老胡解釋這次貨櫃運來的比較多掛毯和畫作。掛毯不適合他的空間，這些畫作他一幅幅望過去，其中一幅有著藍色門扉的建築物畫作深深吸引他，走進前院花園，那建築物像個骨董商行般，從玻璃窗就反映出裡頭豐富的物品，讓人想推開藍色的門一探究竟，而院中的花草樹木色彩鮮亮。他毫不猶豫，說：「對，

我要的就是這幅畫。」他感覺到家裡陽臺投進的陽光把畫中花園的樹木和建築物都照亮了。

這幅畫第二天就運到家裡，老胡請工人將釘子釘上牆，兩位工人扶著厚重的畫框將畫掛上去，那一刻，他感到家的完整。一片牆因大幅畫而有了生命。一個家因一幅畫而有了精神的重心。從他工作臺的角度望上去，一邊是畫作，一邊是陽臺，做為空間設計師，他確認這個空間對他而言完美無瑕。

他常手捧一杯咖啡，坐在沙發上欣賞畫作，畫中花園的深處，屋子的後方，似乎還有一片更大的天地。這樣算是滿足了他對一幅畫的想像，延伸空間的存在讓畫作有生命，這應是一幅畫可以達到的最大滿足感了。

白天雖在設計公司，有時去拜訪業主，有時撥空去看家具展示，了解裝潢素材，他常去看的是燈，以為燈具對空間特別有畫龍點睛的效果，一盞適合的燈飾會使整個空間的感覺產生不可思議的個性。

這天他又去看燈，為某個設計案空間裡所需的十二盞燈尋找靈感，這家燈具行有許多水晶燈，複合在古典線條雕飾的金屬燈架，也有現代式的不鏽鋼造形骨架，膠板與玻璃合組成很後現代的風格。吊燈、罩燈、壁燈、立燈一應俱全。他找造型線條簡約的現代風水晶燈，卻在一排立燈的角落看到一個可轉彎角度的投射燈，只是一個很簡單的喇叭形

燈罩，聚合出的燈光很有投射效果。他當下將燈買下扛回家。

這立燈不大不小，容易置放，可放在家裡的任何房間，燈罩可任意轉彎投向任何角落，最理想的地方是放在客廳的角落，炫目的鹵素燈光帶著彩亮的光芒投射向目標物，他轉動它投向他的工作桌，投向沙發，或投向桌角一具小小的女性雕像，最後，它將燈投向牆上那幅〈藍屋子〉畫作，屋子的藍和花園的花色都像塗上一層光澤，整個鮮活立體得像要跳出畫框。心裡像受到一記鼓擊，突然明白這光線是為了那幅畫而存在，他完全不需要在天花板加設投射燈，這個立燈以略彎的身柱像拋擲般的把喇叭燈罩中的光源投向那畫，成為客廳裡一條自然流暢的拋物線指向那畫。也好像是一條光之線將空間劃為兩半。

白天，他開燈，注意到燈光的中心點剛好投射在藍門的門把和門環上，那以獅頭為造型的門環閃著古銅的色澤，夜晚時燈光一投射，門環閃的是金光，他感到很稀奇，而燈光都不打時，門環十分暗淡，像睡著的獅子，在花園的綠葉掩映下並不特別搶眼。

有個夜晚，幾個朋友來家裡喝酒聊天，對他的空間表示讚賞，每個人都站在〈藍屋子〉前觀看良久，深受吸引，還講幾句讚美

的話，以為畫作出自哪位大師之手，大家湊前到畫面右下角看外文簽名，是個名不見經傳的人。他說：「這幅畫可能是歐洲跳蚤市場流出來，給蒐購者賣到藝品出口商，跟著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藝品堆在貨櫃裡流浪到這附近的藝品店，剛好適合這片牆而已。」

「歐洲畫作多如牛毛，地攤貨也有珍寶，只要符合自己需要，又不必花大錢，就是撿到寶。」有人說。

也有人說：「應是畫家多如牛毛，我們所認識的只是其中幾根特亮的毛色，不能說其他的就不值一看。說不定這幅是名家之作，給不識貨的流落到一般市場。」

大家雖討論畫作身價，但沒有一個人精通藝術鑑賞，只對那畫作頗有好感，便藉題發揮，說不定是因來到他的新居，享受了他的美食美酒後，不得不說的客套話。他的設計師同行，彼得跟他一樣注意到燈光投射後，那彷彿自己會發出金光的門環，在畫作裡只是一個小物件，卻成為視覺的焦點。彼得讚美：「這畫師是自己磨出色粉的吧，這麼細緻，是把金沙磨進粉裡了嗎？」

彼得大半時間飲著酒時，就盯著畫作，臨別前終於說：「哪天你這牆上要換畫，就把它賣給我，我可以以兩倍價購買。」

這真是個好生意，才買幾天就有人出雙

倍價。

「彼得，你沒喝醉吧？」

「沒有，完全清醒。」

「你為何喜歡那幅畫？」

「覺得它有光，就像喜歡一個女孩，是因為她有光有吸引力，這是欣賞角度的問題，也是沒有道理的，就是喜歡。」

那個道理也許潛藏在個人的品味中，彼得的回應只是證明了他倆的品味接近，而彼得不惜付出代價。還好他們沒有同時喜歡上同樣的女孩，否則他也許打不過彼得的豪氣。但無論如何，起碼他現在可以哂笑彼得：「怎麼樣？這畫在我手中，你就乾瞪眼吧！」

眾人離去，夜深人靜，耳頰酣熱，彼得對畫作的迷戀眼神令他得意自己的眼光。這麼寧靜的夜裡，馬路上的車聲已細緻得像條線般在這空間浮移。他站在畫作前，腦中擺脫掉彼得的貪戀眼神，他獨自注視畫作，獨享畫作的美麗色彩，花朵彷彿在輕微的綻動，他伸出手，觸撫花朵，花朵靜冷，手指只感受到畫布的紋理與色塊的厚度，並不如他想像中花朵以細緻的動作綻放。他心想，酒喝多了，竟作瘋了。他的手移到門扉上的門環，撫觸門環投出的金色光澤，又移到門把，就算酒瘋也罷，這幅畫是他的，他有權撫摸畫作的每個地方，這金色獅頭手把多誘人，彷彿一打開，裡頭就會閃出更多的金色光澤。

他手指才碰觸門把，門把卻是動了。莫

不是酒精發生作用令他暈眩，他又扳動門把，那門便大刺刺開啟，一股旋風式的吸力將他吸進門，也像一股推力，他一瞬間發現自己站在門內，面對的是一間像陳列室般的大廳，四周牆壁都是半高的立櫃，上頭擺滿各種物品，他再眨一眨眼確定眼前景象，發現雖然自己耳頰還有酒熱，但景象確實是個陳列室，雖然他不了解自己是如何走入畫作那比自己小好幾倍的門扉。他走到最近的陳列物，一只銀器水瓶，觸感冷硬，這是真的，非幻覺。

他再撫摸其他物件，大大小小的瓷碗、造型殊異的銅製燭檯、有鐘錘晃動的座鐘，那晃動的樣子令空間很詭異，好像有一陣一陣輕微的風鬼魂般飄動，他想看看這房裡還有沒有別的東西會動。他往另一個開著的門走去。

看來像是臥室的地方，開著的櫃子裡有一長排的服飾，像演戲用的戲服，色彩都很鮮豔華美。再走入另一間，也是堆滿器物，像是儲藏室，它有一條通道連到廚房，廚房的另一道門通向後院。廚房的爐子是電爐，爐架上有一隻茶壺，而木製的櫥櫃是鄉村風，開架的部分放了許多茶杯。這不是個老房子，但也不是多新穎的現代房子，儲藏室與主廳的器物看來又像是許多許多年前，已經入土的人生前在用的東西。這到底是個什麼樣的房子？他走到後院，樹木茂密，葉綠花紅，好像有園丁照顧似的，卻不見半個人。

前院和後院間有道柵門，他在後院待了一下，樹林的後面似乎很空曠。他又走回屋子，隨手拿起水壺邊的一個杯子，從水壺裡倒出水來，剛才和彼得他們酒喝多了，喉嚨乾，好想喝水，但不確定這水能不能喝，拿到鼻前聞了聞，特別的味道，淺嚐一口，是水，甘美。他拿著那杯水，往前廳走，一切擺置整整齊齊，櫃上和物件上都沒有灰塵，這是一個虛假的地方嗎？可是手中那杯水是真的，鐘錘也在晃動，這水的甘美很像某個礦泉水品牌的水質，他一口飲盡，喉嚨感到清爽多了。這回他好奇前院，或許有人在前院，他扭開前門那個和門外一模一樣的獅子頭下的門把，手一推開門，眼前一陣暗後是道亮光，眼睛瞬間改變受光，眼皮感到沈重，但慢慢看清了眼前的景象。

這是他家，客廳裡還點著燈，外頭的街道是暗的。他是從夢中醒來嗎？他躺在沙發上，剛才的景象是一場夢嗎？他坐起來，發現手裡緊緊拿著從藍屋子廚房拿出來的杯子，像是錫製的，杯身閃著銀光。他不禁背脊挺直，心裡一陣涼。

將杯子放在廚房的流理檯上，聽到杯身碰觸流理檯人造石時發出清脆的碰觸聲，這邊和剛才那邊好像透過這聲音串連起來了。他卻恍恍惚惚心神不寧。擰息客廳的燈，想

將剛才的景象阻絕於黑暗中。他摸黑走回臥室，希望這一切都只是一場夢而已。

深沈，如在水中，洶出水面，呼吸暢然開通，他睜開眼睛，清楚明白自己從一場深眠中醒來，也清楚知道心裡掛意的是什麼。他不急不徐到浴室盥洗，換一身乾淨舒適的衣服。他要清楚自己是像平時那樣過著清晨的生活。他走到廚房打開冰箱，拿出土司，放入烤麵包機，以咖啡機泡一杯咖啡，每個動作都是平時的動作，將早餐做好放在桌上準備享用前，他終於轉身面對昨晚放錫杯的流理檯角落。

是的，那杯子在角落發光。

他一邊用餐，一邊凝視那畫，也凝視客廳另一牆的鏡子中反射的自己，長相和昨天一模一樣。但他感到自己的內在器官也許在變形長成一頭怪獸來，只不過仍以舊皮囊包裝著罷了。

出門上班時，他將錫杯放入公事包，裡頭還有他的設計圖。從走入辦公室那刻起，他感到不踏實，好像自己已經不是原來的自己，他坐位子上，不時摸摸公事包裡的錫杯，證明錫杯確實存在，去茶水間或廁所回坐位，也要摸摸錫杯，中午吃便當，他特地買平時吃的那種，確定目前所存在的這個空間是真的，到走入會議室，設計師聚集起來聽業務

報告，投影幕升起的速度仍是慢慢的，足以讓人打兩三個哈欠，有人在咖啡機那裡沖泡咖啡，一切都是確實存在的。他心神不定熬到下班，多走了幾條街，這都是平時會走的街，一一檢視這些街道的店家跟日常一樣運作。走入一家日本料理店，坐在平時慣坐的位置，和老闆寒暄，點愛吃的鰻魚飯，伸手摸摸公事包裡的錫杯。還在，冷硬的觸感，杯身的弧度詳述了杯子的樣貌。

一直到回到家，他取出錫杯，放在客廳茶几中央，他坐在自己的長形工作桌，望著那杯子，再望望畫，這一切如此不可思議，使他萌生再一次試驗真實性。他走向立燈燈光投射所在的畫，伸手觸摸那金光閃閃的手把，一推，瞬間，身子一陣輕緩的顫動，他就置身在上回一模一樣的场景，這裡仍是白天的景象，時間感停留在畫中的白晝時分，鐘錘仍晃動，他走過臥室走過儲藏室，來到廚房，又到後院繞了一圈，一模一樣的花草樹木，回到廚房，爐上的水壺仍是同一隻，而爐邊什麼也沒有，原來的錫杯已被他拿走。

他拿起那隻壺，來到主廳，隨手又拿了一隻展示檯上的銅製長型燭檯，走向大門，扭動門把。與上次一樣的經驗，眼前先是一陣黑，接著便感應到自己家裡的光線，仍然是躺在沙發上的姿態，一隻手裡握著茶壺和燭檯。

他坐直身子，撫摸這兩樣東西，感覺物

品的質地，靜默的注視，內心感到無限的孤獨，這個奇幻般的遭遇，竟沒有一個人可以分享。是他私心裡，覺得還不到分享的時刻，這該是個祕密。

幾天後，他將那燭檯和茶杯拿去買這幅畫的藝品行，問老闆老胡可曾看過這樣的東西，老胡仔細端詳兩個物件，說：「這燭檯滿像中世紀時代歐洲教堂裡的用品，茶杯又像東南亞錫產地的用品，做工相當講究，似乎手工打造，和現在的機器生產不同。這東西有來歷。相信是藏家的東西吧？」

老闆的說法使他心中遲疑，問：「可以在你這裡寄賣嗎？看有沒有行家有興趣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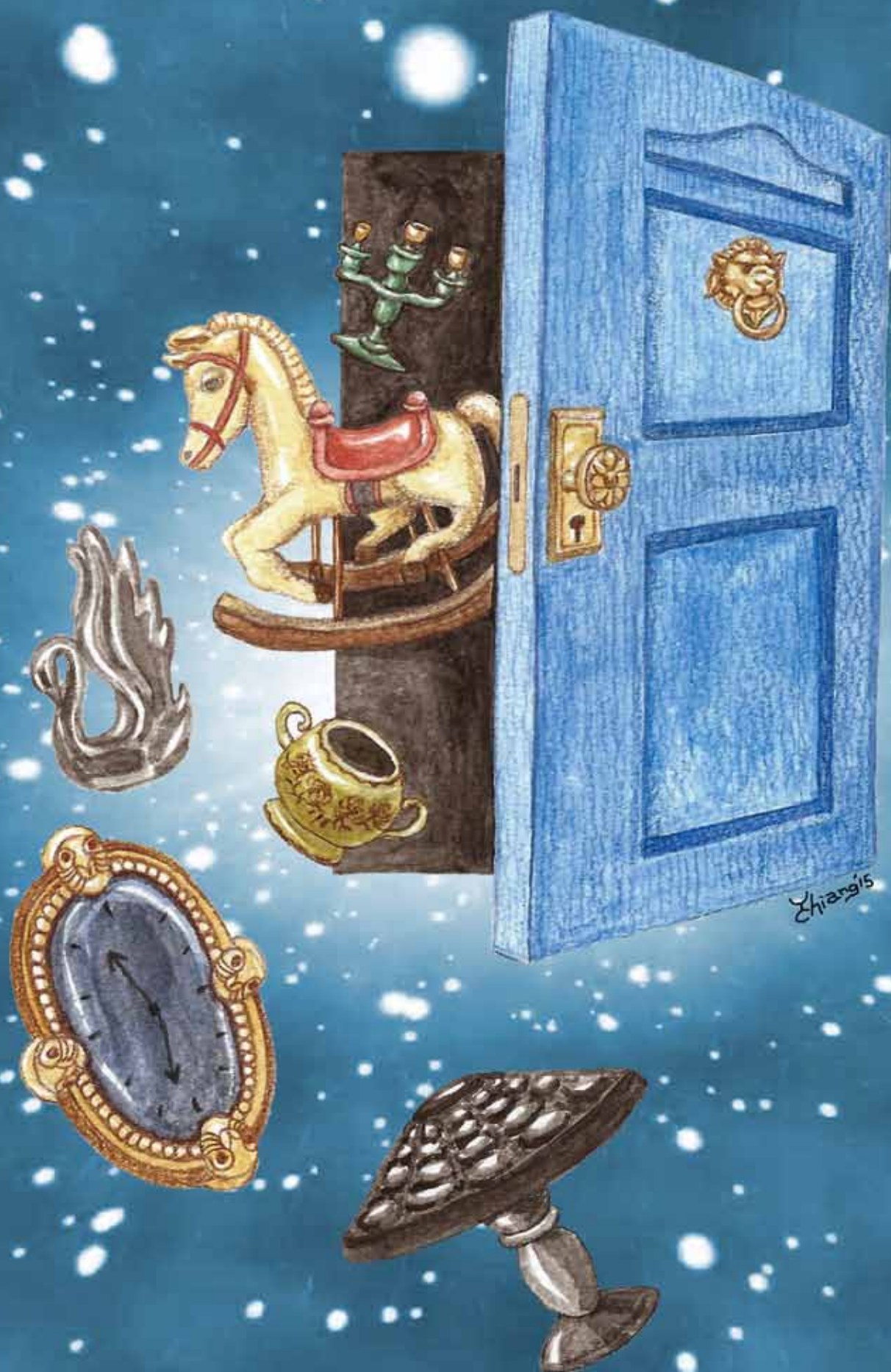
「這應該拿到骨董行寄賣，我這裡只是一般的藝品，放這兩樣太尊貴了。」

老闆不知道他從這裡買走的畫帶給他的驚奇體驗，這兩件物品本出於他店裡的畫，他想把物品放在這裡，等待有緣人。

「不如就放在你店裡，看有沒有人有意思，賣不賣得成都沒關係。」

老闆堅持那是骨董店裡的東西，不肯收，只替他介紹了一位骨董店朋友，說可以拿去那裡估價。

基於好奇，他來到骨董店，骨董店老闆掂著物件，沈思至久，追問物件來源，他只說，是朋友相送，覺得用不著，來估個價看有沒有市場。老闆說：「沒看過這樣的東西，很難估價。若不反對，就放在店裡，給有興



趣的客人自己出個價。」

過幾天，那老闆來了電，有客人要了那燭檯，開了數萬元的價。這讓他感到很驚嚇，有人意願買下那來路不明的器物，那麼到底藍屋子裡的東西有多少價值，又是什麼時代的呢？

為了解謎，他又數次進入藍屋子，每次去就提一隻大提袋，袋裡塞滿物品即刻離開。每次屋子都悄無聲音，卻一樣一塵不染，在那空間，他感到缺乏存在感，但看到花園的花有凋謝有新生，卻又詭異不已，在這裡仍有自然界的時間感，那麼為何每次進來都是畫面上的白天，而晃動的鐘錘所指示的時間也都是三點。下午三點，那就是畫面時間，也是藍屋子永恆不變的時間。

他將數次進出所蒐集的物件放在客廳裡新裝設的展示架，某個周末夜晚，他又請彼得等幾位好友到家裡喝酒，這是他們維持友誼的一種規律，每隔一段時間，就會到他的窩裡東聊西扯，主要是他單身一個，空間自由。

友人也很輕易發現他新設的展示架，玻璃層架放置形狀大小不一的瓷瓶、木雕品、漆器和近乎如水晶般透澈的玻璃杯器。有人就問：「你哪裡搞來這些東西？」

彼得對那些展品仔細端詳，說：「這些東西的工藝性不俗，樣式也不是坊間的商品，應該有點來歷吧？」

「你看這些值錢嗎？」他問，他知道彼得識貨，同是設計界好手，對藝術品有一定程度的見識。

「值錢，看來源如何，也有可能身價不凡。不會是國寶吧？」

「國寶？隨便拿得到啊？這些不過是我一個親戚寄放的，要我好好保管，我就鎖在展示櫃裡。」

彼得問：「親戚是商人？」

「要這麼說也可以，跑船的，跟商船四處去。」

「難怪，是滿有見識，帶回一些寶物。」其他朋友說。

雖然他胡謔了一個跑船的親戚，但證明了朋友們對這些物件價值的認定。他現在像個飄浮的人，在兩個空間進出，可以把那個空間的寶貴東西帶到這個空間來。他想起，不如自己來開家高檔藝品店吧，貨品不必多，但求有緣人，他好奇什麼樣的人對從藍屋子帶出來的物件有興趣。

兩個禮拜後，他在附近常去的街上找到一家小小的店面，他根據藝品行老胡的指導，跟一些藝品品質較高的進口商進了大部分的商品，留一個專屬的特製櫃子，噴上藍漆，擺放藍屋子拿來的物件，這藝品店只能算是他的兼差，他雇請一位年輕男助手，在下午三點鐘開店門，店就叫「三點鐘藝品」。他下班後過來，九點前後離開，讓助手照顧藝

品行到夜裡十點打烊。假日時，則待更長的時間。凡是想買藍櫃子裡的物件的，人物都特別注記，願意留下客戶資料的，也詳加登記購買的品項和金額，不願留資料的也不強求，但會大略記下長相性別外觀等。

經營「三點鐘藝品」三個月，藍櫃子區的供貨還不虞匱乏，每次他進入畫中的藍屋子，光儲藏室的物件，就似乎源源不絕的，他怎麼拿，物件仍堆疊滿室。另外是這區的商品價格高，來店裡的真正行家不多，通常靠直覺的美感和可親的價格購買，願意買藍櫃子區貨品的客人較少，但通常品味與財力等高，會對貨品來源詳加追問，他多半說是國外商行帶回來。助手也不疑有他，因為藍櫃子區的貨品都是他親自帶來，而其他區的貨品是藝品進口公司送來由他們挑選。買藍櫃子區貨品的客人有些會常來看看這櫃有什麼新進貨，或者問問他有沒有什麼樣的物件，他會在進入藍屋子時，特別留意能不能發現客戶指定的貨品。而他的設計師朋友們，耳聞他兼差開店賣藝品，也偶爾來看看他店裡有無他們的設計案中用得上的品項。這樣一個經營商店的門外漢，在這條熱鬧的街上也逐漸受到矚目，維持一個往上升的營業額。

而更可怕的是，有些物件，他標很高的價格，也能遇上有緣人將物件帶走，這是完

全沒有本錢的生意啊。夜裡他坐在家裡看著〈藍屋子〉畫作，鹵素燈星燦的投射光下，畫作宛如夢境，他的遭遇亦宛如夢境，畫中的金色手把，和手把上端的獅頭門環，閃閃發光，不可思議的兩個空間的交界，為他帶來財富。他賣了藍屋子裡的物品，算犯法嗎？那邊空無一人，法律存在嗎？他只是很想知道誰會喜歡上藍屋子的物件，他們買走了藍屋子的物件，生活會有什麼變化？這也是他要留下客戶資料的原因。他懷疑，這幅畫作是否也是藍屋子流出來的，世上真的有這樣一座藍屋子嗎？畫作怎麼會輾轉來到老胡的藝品店，老胡的藝品店還有什麼奇寶？

有了這想法後，他又陸續去老胡那裡買了些看來奇特的藝品，但帶回家後沒發現什麼特別之處，倒是老胡以為他有了自己的藝品店還往他店裡買藝品，再奇怪不過了。他只說：「本業是設計師嘛，看到適合某種空間的物品，就會想搬回家。」他將家中的一個空置房間拿來當儲藏室，放置這些買來的藝品，和陸陸續續從藍屋子拿出來的物件。

有天，有個窈窕的小姐，短髮俏麗，短裙迷人，帶著墨鏡，來到店裡，她巡視了一番店裡的藝品，然後摘下眼鏡掛到鵝黃色棉T胸口，看了一會藍櫃子區的物件後，問說：「請問有門環嗎？」

「門環？」那天周六下午，店剛開，三點，他坐鎮在店裡，聽說要找門打，他直接問：「哪一種門環？」

「我一直在找造型特殊的，最好是獅子頭門環？」

「哦，特殊用途？現在的房子很少用門環。」

「新家的布置，有扇復古門的設計。」

小姐講話不疾不徐，但聽得出很想找到理想中的門環。

「大概希望在什麼價格帶？」他試探性的問。

小姐正眼瞧他了，而他正好可以將小姐看個仔細。細眉，櫻桃嘴，微有鳳眼，輪廓有形，鼻子小巧，大耳垂吊著鋼圈耳環。古典中散發時尚感。

小姐說：「沒有價格限制，你開什麼價就什麼價，如果那正好是我需要的。」

「很貴也沒關係嗎？」

「要貨先看到滿意。」

那小姐離開的身影輕巧俐落，一轉身像風一樣消失在門前，他追出去，在她背後說：「小姐明天下午三點後來看貨吧！」

那小姐說好呀，很快走入逛街人潮，一溜風般消失。

那天店裡來了不少客人，周末總是這樣，消費者逛街兼採買，來店裡的客人買的大都是一般的藝品，藍櫃子區一件也沒賣掉，畢

竟這區標價高，賣一件就足以支付店面一個月的開支，有些特別的物件，他還擺在家裡的儲藏室惜售。

忙到回家倒頭就睡，隔天一早一睜開眼，那位短髮小姐的俏麗身影浮現腦海，快速盥洗，用過早餐，從工具箱裡拿出兩支不同寬度尺寸的起子和鉗子放入褲子口袋，隨即來到畫作前，伸手按住門把，注視門把上的一對獅頭門環，多少次他進入這門，從來只推門把，門環對這房子來講，只是一個裝飾物，連當響叩的功能都用不上，因為裡面沒人。

他推門而入，裡頭依然空無一人，為了確定門內的同款門環可以取下，他毫不浪費時間的把褲子口袋裡的所有工具掏出來，放在門邊的櫃子上，連昨天就放在口袋裡的手機也放在櫃子上，口袋清空，方便他蹲下來研究如何拆內門的門環。這是個特殊的房子，有門把還裝門環，而且內外門都裝，每個門環都是兩個螺絲釘釘上去的，要拆並不困難，他挑了寬度較小的那把起子，轉動螺絲，一下子就拆掉了一個門環，連鉗子都用不上。拆下另一個門環後，門上只剩四個螺絲洞和原來的把手。他將四個螺絲放進褲子口袋，將起子和鉗子也放進口袋，門環拿在手上，急著想試看看少了門環的把手能不能推開門。手一扭動門把，眼前先是一陣黑，又是一陣亮，他知道他回來了，而手中仍緊緊握著門環。

坐到工作桌，將注意力放回新接的一個

展演空間設計圖，先畫了一個空間分區的草圖，再就主展區想一些細節，時間也就一點一滴過去了。自己動手製了簡單的三明治午餐即到店裡，和助手碰面，並將帶來的金色獅頭門環以絨布擦亮，找到一個精緻的禮盒，將門環置入，四隻螺絲也裝在一個布袋裡，放入禮盒襯底的緞布下。

準三點，店面開張，展示架上的燈光投射在物品上，燈光彰顯藝品寧靜的質感，三點零五分，俏麗的短髮小姐戴著墨鏡如約前來。進店後，她摘下墨鏡，他捧出禮盒，那對門環的金色光芒潤澤溫暖，獅頭毛髮栩栩如生。那小姐驚叫了一聲，說：「對，太完美了，我要的就是一對像這樣的門環。」他隨口給了一個百萬價格，小姐二話不說掏出黑卡，刷卡了結，即提著那禮盒煙入街上人群。

連年輕的助手都感到整個臉僵住了，不過是一對漆色上得很均勻的門環啊！他則懷疑是否自己不識貨賤賣了門環呢？真想拆下正門的門環給骨董行家估估價，但他知道正門的門環呈現在畫上，是拆不下的。真想找個人聊聊，了解一下門環到底有什麼學問。他掏手機，想打給彼得，口袋左摸右摸，沒有手機，唉呀，忘在藍屋子的櫃子上了，那時只記得把工具放回口袋，忘了手機。將店面交給助手，他得回藍屋子拿手機。

回到家裡，就直接到畫作前，伸手扭把手推門，但怎麼推都推不動，他後退幾步，詳觀畫作中藍屋子的門把和上頭的門環，一模一樣，並沒有任何改變，他再次扭動把手推門，仍然如實的站在自己屋中。

他頹然坐入沙發，又站起來走動，又試著走入畫中，一整個下午，一整個晚上，重複著這樣的動作，但徒勞無功，像魔法瞬間幻滅。

他打電話給助手，問有留下那位小姐的資料嗎？助手說，賣得時候太慌張，成交在瞬間完成，忘了請小姐留資料。他想，也許可以透過信用卡銀行查小姐資料，但銀行絕不會透露客戶個資。

他整晚打電話給自己的手機，沒有人接聽，接聽才有鬼呢，那房子除了一大堆物件，什麼人影也沒。那支手機是充飽電的，他只是要確信，即使進不了畫作中的藍屋子，那個空間還是存在的。手機有響聲讓他相信，確實有那個空間的存在。

隔天他去辦了新手機，下班後常站在自己的店門口，守株待兔般等待那小姐的身影，一日兩日，小姐沒有出現，他也每天嘗試進入畫中，仍無法進入。所有過去的經歷真的像一場夢，可堪安慰的是，從藍屋子帶出來的物件仍在儲藏室和店裡，這些物件證明了

那邊空間的存在。

他吩咐助手，藍櫃子裡的物件不賣了，只做展示。然後他翻閱過去買過藍櫃子裡的藝品的客戶資料，打算開始聯繫客戶，以詢問滿意度為名，看客戶會不會透露出任何有關那藝品帶來的奇幻經驗。

他仍不斷打電話給遺留在藍屋子裡的手機，以確保那空間還在。手機仍然響了一會兒後就轉入語音留言。電池會耗盡嗎？還是像那擺動的鐘永遠停在三點，以特殊的磁場維持電量不減。為了證明是否有特殊磁場維持電力，他維持打電話的習慣，明知最終都是轉入語音留言。

某個周末，他坐在店內櫃檯，盯著外頭經過的人影，期盼那位俏麗的短髮小姐出現。過盡千影皆不是，他百無聊賴，自從進不了藍屋子後，他一直以來彷彿魂掉了一半，做什麼事都不起勁。他把玩手機，隨手撥了一通電話給舊手機，響了十聲，等著它轉入語音信箱，卻是一個接通聲，手機聲筒傳來一聲女性的聲音，喂。他瞬間毛髮直豎，腦門充血，連同椅子跌得四腳朝天，眼光穿過助手驚嚇蒼白的臉色，落在天花板上的一片粉白，頓時周遭一片朦朧，在過度曝白的視覺裡，那聲喂像個囚銬，那邊的人聲像法令，無形無狀的把他網羅其中，他覺得自己在飛，也好像在跌落，他要手機，他要手機，和那邊對話，卻只聽到自己不斷喂喂喂，喉嚨乾緊，一片霧白。



筆者

蔡 素芬

淡大中文系畢，德州大學雙語言文化研究所進修。歷任《自由時報》撰述委員、自由副刊主編，現任影藝中心副主任，兼林榮三文化公益基金會執行長。主要作品長篇小說《鹽田兒女》、《橄欖樹》、《姐妹書》、《燭光盛宴》、短篇小說集《台北車站》、《海邊》，編選《九十四年度小說選》、《台灣文學 30 年菁英選——小說 30 家》及譯作數本。曾獲全國學生文學獎、中央日報文學獎、聯合文學新人獎中篇推薦獎、聯合報文學獎長篇小說獎、中興文藝獎、小說金鼎獎等多項文學獎項，及文建會優良翻譯獎、廣播文化獎。

藍 關 屋 子 於

繪者

蔣 依芳

喜歡遊山玩水，用畫筆替代鏡頭，記錄心中感動。現為中國時報副刊特約插畫家。著有《手繪舊金山時光》和《手繪伊斯蘭世界》二書，並與馬繼康合著有《Ho Haiyan ! 跟著原住民瘋慶典》。更多作品歡迎參觀 www.funart.me